

<<活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活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3060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3061

出版时间：2008-5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余华

页数：18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活着>>

前言

中文版自序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，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，他的自私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。

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，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。

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，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，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，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，于是只有写作、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，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，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，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。

长期以来，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。

我沉湎于想象之中，又被现实紧紧控制，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，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，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，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，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，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轻微很多，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。

事实上我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，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，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，正因为此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。

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，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，在他们笔下，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，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。

应该看到，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了魅力，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，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。

真正的现实，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，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。

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，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，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，怪就怪在这里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，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。

换句话说，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，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。

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：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。

也有这样的作家，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，福克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，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，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，同时包容了美好和丑恶，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，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。

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，可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，是固定的、死去的现实。

他们看不到人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也看不到怎样走去。

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，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。

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，而不是现实的作品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我和现实关系紧张，说得严重一点，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，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，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。

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，不是控诉或者揭露，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。

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，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，对善和恶一视同仁，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。

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，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《老黑奴》，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，家人都先他而去，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。

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，就是这篇《活着》，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，对世界乐观的态度。

写作过程让我明白，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

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。

海盐，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

<<活着>>

内容概要

《活着》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，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，他们互相感激，同时也互相仇恨，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，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，《活着》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，就像千钧一发，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，它没有断，《活着》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，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。

<<活着>>

作者简介

余华，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，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，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。曾经从事过5年医工作，1983年开始写作，已经完成长篇小说4部，中短篇小说集6部，随笔休3部，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，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。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-卡佛文学奖(1998年)，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(2004年)，中国华图书特殊贡献奖(2005年)等。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<<活着>>

书籍目录

中文版自序韩文版自序日文版自序英文版自序麦田新版自序活着

<<活着>>

章节摘录

活着：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，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，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。

那一年的整个夏天，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，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。

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，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，我毫无顾忌地拿起漆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，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，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，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。

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得最多的一次，当我站起来告辞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。

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，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《十月怀胎》。

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，坐在农民的屋前，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，压住蒸腾的尘土，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，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，尝尝他们和盐一样咸的咸菜，看看几个年轻女人，和男人们说着话。

我头戴宽边草帽，脚上穿着拖鞋，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，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。

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呵欠，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，我的拖鞋吧哒吧哒，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，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。

我到处游荡，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，哪些我没有去过。

我走近一个村子时，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：“那个老打呵欠的人又来啦。”

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。

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，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，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。

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，他鼻青眼肿地坐在田埂上，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，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。

我问他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

他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，愤怒地告诉我是他那不孝的儿子，当我再问为何打他时，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，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。

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，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了两段赤裸的身体，一段压在另一段上面，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，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，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。

在农忙的一个中午，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，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，把我引到井旁，殷勤地替我打上来一桶水，随后又像耗子一样窜进了屋里。

这样的事我屡见不鲜，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，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，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。

那个夏天我还差一点谈情说爱，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，她黝黑的脸蛋至今还在我眼前闪闪发光。

我见到她时，她卷起裤管坐在河边的青草上，摆弄着一根竹竿在照看一群肥硕的鸭子。

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，羞怯地与我共同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她每次露出笑容时都要深深地低下头去，我看着她偷偷放下卷起的裤管，又怎样将自己的光脚丫子藏到草丛里去。

那个下午我信口开河，向她兜售如何带她外出游玩的计划，这个女孩又惊又喜。

我当初情绪激昂，说这些也是真心实意。

我只是感到和她在一起身心愉快，也不去考虑以后会是怎样。

可是后来，当她三个强壮如牛的哥哥走过来时，我才吓了一跳，我感到自己应该逃之夭夭了，否则我就会不得不娶她为妻。

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，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。

那天午后，我走到了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树下，田里的棉花已被收起，几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将棉秆拔出来，她们不时抖动着屁股摔去根须上的泥巴。

我摘下草帽，从身后取过毛巾擦起脸上的汗水，身旁是一口在阳光下泛黄的池塘，我就靠着树干面对池塘坐了下来，紧接着我感到自己要睡觉了，就在青草上躺下来，把草帽盖住脸，枕着背包在树荫里

<<活着>>

闭上了眼睛。

这位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我，躺在树叶和草丛中间，睡了两个小时。

其间有几只蚂蚁爬到了我的腿上，我沉睡中的手指依然准确地将它们弹走。

后来仿佛是来到了水边，一位老人撑着竹筏在远处响亮地吆喝。

我从睡梦里挣脱而出，吆喝声在现实里清晰地传来，我起身，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。

犁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倦，它低头伫立在那里，后面赤裸着脊背扶犁的老人，对老牛的消极态度似乎不满，我听到他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：“做牛耕田，做狗看家，做和尚化缘，做鸡报晓，做女人织布，哪只牛不耕田？

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，走呀，走呀。

”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，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，拉着犁往前走。

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，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，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。

随后，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，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，先是口依呀啦呀唱出长长的引子，接着出现两句歌词——皇帝招我做女婿，路远迢迢我不去。

因为路途遥远，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。

老人的自鸣得意让我失声而笑。

可能是牛放慢了脚步，老人又吆喝起来：“二喜，有庆不要偷懒；家珍，凤霞耕得好；苦根也行啊。

”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？

我好奇地走到田边，问走近的老人：“这牛有多少名字？

”老人扶住犁站下来，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问：“你是城里人吧？

”“是的。

”我点点头。

老人得意起来，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”我说：“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？

”老人回答：“这牛叫福贵，就一个名字。

”“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。

”“噢——”老人高兴地笑起来，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，当我凑过去时，他欲说又止，他看到牛正抬着头，就训斥它：“你别偷听，把头低下。

”牛果然低下了头，这时老人悄声对我说：“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，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，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，就不会不高兴，耕田也就起劲啦。

”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，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，里面镶满了泥土，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。

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，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，他向我讲述了自己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爹常在这里走来走去，他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，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，他出门时常对我娘说：“我到自己的地上去走走。

”我爹走在自己的田产上，干活的佃户见了，都要双手握住锄头恭敬地叫一声：“老爷。

”我爹走到了城里，城里人见了都叫他先生。

我爹是很有身份的人，可他拉屎时就像个穷人了。

他不爱在屋里床边的马桶上拉屎，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。

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我爹打着饱嗝，那声响和青蛙叫唤差不多，走出屋去，慢吞吞地朝村口的粪缸走去。

走到了粪缸旁，他嫌缸沿脏，就抬脚踩上去蹲在上面。

我爹年纪大了，屎也跟着老了，出来不容易，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听到他在村口嗷嗷叫着。

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，到了六十多岁还能在粪缸上一蹲就是半晌，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。

我爹喜欢看着天色慢慢黑下来，罩住他的田地。

<<活着>>

我女儿凤霞到了三、四岁，常跑到村口去看她爷爷拉屎，我爹毕竟年纪大了，蹲在粪缸上腿有些哆嗦，凤霞就问他：“爷爷，你为什么动呀？”

“我爹说：“是风吹的。”

“那时候我们家境还没有败落，我们徐家有一百多亩地，从这里一直到那边工厂的烟囱，都是我家的

。我爹和我，是远近闻名的阔老爷和阔少爷，我们走路时鞋子的声响，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。

我女人家珍，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，她也是有钱人家出生的。

有钱嫁给有钱人，就是把钱堆起来，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，这样的声音我有四十年没有听到了。

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，用我爹的话说，我是他的孽子。

我念过几年私塾，穿长衫的私塾先生叫我念一段书时，是我最高兴的。

我站起来，拿着本线装的《千字文》，对私塾先生说：“好好听着，爹给你念一段。”

“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：“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。”

“我从小就不可救药，这是我爹的话。”

私塾先生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。

现在想想他们都说对了，当初我可不这么想，我想我有钱呵，我是徐家仅有的一根香火，我要是灭了，徐家就得断子绝孙。

上私塾时我从来不走路，都是我家一个雇工背着我去，放学时他已经恭恭敬敬地弯腰蹲在那里了，我骑上去后拍拍雇工的脑袋，说一声：“长根，跑呀。”

“雇工长根就跑起来，我在上面一颠一颠的，像是一只树梢上的麻雀。”

我说一声：“飞呀。”

“长根就一步一跳，做出一副飞的样子。”

我长大以后喜欢往城里跑，常常是十天半月不回家。

我穿着白色的丝绸衣衫，头发抹得光滑透亮，往镜子前一站，我看到自己满脑袋的黑油漆，一副有钱人的样子。

我爱往妓院钻，听那些风骚的女人整夜叽叽喳喳和哼哼哈哈，那些声音听上去像是在给我挠痒痒。

做人呵，一旦嫖上以后，也就免不了要去赌。

这个嫖和赌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，怎么都分不开。

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，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，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，说白了就是撒尿。

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是又痛快又紧张，特别是那个紧张，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。

以前我是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整天有气无力，每天早晨醒来犯愁的就是这一天该怎么打发。

我爹常常唉声叹气，训斥我没有光耀祖宗。

我心想光耀祖宗也不是非我莫属，我对自己说：“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去想光耀祖宗这些累人的事。”

再说我爹年轻时也和我一样，我家祖上有两百多亩地，到他手上一折腾就剩一百多亩了。

我对爹说：“你别犯愁啦，我儿子会光耀祖宗的。”

“总该给下一辈留点好事吧。”

我娘听了这话吃吃笑，她偷偷告诉我：“我爹年轻时也这么对我爷爷说过。”

我心想就是嘛，他自己干不了的事硬要我来干，我怎么会答应。

那时候我儿子有庆还没出来，我女儿凤霞刚好四岁。

家珍怀着有庆有六个月了，自然有些难看，走路时裤裆里像是夹了个馒头似的一撇一撇，两只脚不往前往横里跨，我嫌弃她，对她说：“你呀，风一吹肚子就要大上一圈。”

“家珍从不顶撞我，听了这糟蹋她的话，她心里不乐意也只是轻轻说一句：“又不是风吹大的。”

“自从我赌博上以后，我倒还真想光耀祖宗了，想把我爹弄掉的一百多亩地挣回来。”

那些日子爹问我在城里鬼混些什么，我对他说：“现在不鬼混啦，我在做生意。”

“他问：“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他一听就火了，他年轻时也这么回答过我爷爷。”

他知道我是在赌博，脱下布鞋就朝我打来，我左躲右藏，心想他打几下就该完了吧。

<<活着>>

可我这个平常只有咳嗽才有力气的爹，竟然越打越凶了。

我又不是只苍蝇，让他这么拍来拍去。

我一把捏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你他娘的算了吧。

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，你他娘的就算了吧。

”我捏住爹的右手，他又用左手脱下右脚的布鞋，还想打我。

我又捏住他的左手，这样他就动弹不得了，他气得哆嗦了半晌，才喊出声：“孽子。

”我说：“去你娘的。

”双手一推，他就跌坐到墙角里去了。

我年轻时吃喝嫖赌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。

我常去的那家妓院是单名，叫青楼。

里面有个胖胖的妓女很招我喜爱，她走路时两片大屁股就像挂在楼前的两只灯笼，晃来晃去。

她躺到床上一动一动时，压在我的我就像睡在船上，在河水里摇呀摇呀。

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，我骑在她身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。

我的丈人，米行的陈老板，穿着黑色的绸衫站在柜台后面。

我每次从那里经过时，都要揪住妓女的头发，让她停下，脱帽向丈人致礼：“近来无恙？”

”我丈人当时的脸就和松花蛋一样，我呢，嘻嘻笑着过去了。

后来我爹说我丈人几次都让我气病了，我对爹说：“别哄我啦，你是我爹都没气成病。

他自己生病凭什么往我身上推？”

”他怕我，我倒是知道的。

我骑在妓女身上经过他的店门时，我丈人身手极快，像只耗子呼地一下窜到里屋去了。

他不敢见我，可当女婿的路过丈人店门总该有个礼吧。

我就大声嚷嚷着向逃窜的丈人请安。

最风光的那次是小日本投降后，国军准备进城收复失地。

那天可真是热闹，城里街道两旁站满了人，手里拿着小彩旗，商店都斜着插出来青天白日旗，我丈人米行前还挂了一幅两扇门板那么大的蒋介石像，米行的三个伙计都站在蒋介石左边的口袋下。

那天我在青楼里赌了一夜，脑袋昏昏沉沉像是肩膀上扛了一袋米，我想着自己有半个来月没回家了，身上的衣服一股酸臭味，我就把那个胖大妓女从床上拖起来，让她背着我回家，叫了抬轿子跟在后面，我到了家好让她坐轿子回青楼。

那妓女嘟嘟啾啾背着我往城门走，说什么雷公不打睡觉人，才睡下就被我叫醒，说我心肠黑。

我把一个银元往她胸口灌进去，就把她的嘴堵上了。

走近了城门，一看到两旁站了那么多人，我的精神一下子上来了。

我丈人是城里商会的会长，我很远就看到他站在街道中央喊：“都站好了，都站好了，等国军一到，大家都要拍手，都要喊。

”有人看到了我，就嘻嘻笑着喊：“来啦，来啦。

”我丈人还以为是国军来了，赶紧闪到一旁。

我两条腿像是夹马似的夹了夹妓女，对她说：“跑呀，跑呀。

”在两旁人群的哄笑里，妓女呼哧呼哧背着我小跑起来，嘴里骂道：“夜里压我，白天骑我，黑心肠的，你是逼我往死里跑。

”我咧着嘴频频向两旁哄笑的人点头致礼，来到丈人近前，我一把扯住妓女的头发：“站住，站住。

”妓女哎唷叫了一声站住脚，我大声对丈人说：“岳父大人，女婿给你请个早安。

”那次我实实在在地把我丈人的脸丢尽了，我丈人当时傻站在那里，嘴唇一个劲地哆嗦，半晌才沙哑地说一声：“祖宗，你快走吧。

”那声音听上去都不像是他的了。

<<活着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此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，‘伟大’这个词在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。”——德国《柏林日报》

<<活着>>

编辑推荐

《活着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，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，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。

余华也不例外。

如果仔细分析，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，也就他在那篇《活着》的创作前期，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